

野性

洪三泰◎著



一亿农民工进城，
难以计数的外商拥入国境，
而广东是他们最早的栖息地。
梦想还呈现着黄金的颜色，
现实已泛出血腥的味道，
野性在困境中耀眼绽放。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风流时代三部曲之二

洪三泰◎著

野性

广东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野性 / 洪三泰著. —2 版.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8.8
(风流时代三部曲之二)

ISBN 978-7-5360-5406-6

I. 野… II. 洪…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01117 号

责任编辑 詹秀敏
技术编辑 赵 琪
封面设计 王强工作室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 × 990mm 1/16
字 数	430 千字
印 张	21.5
印 数	60001-68000
版 次	2008 年 8 月 第 2 版
印 次	2008 年 8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60-5406-6
定 价	2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前言

1978—2008,广东改革30周年。

时光流逝虽快,但30年风雨路似很曲折漫长。想起当时,我在深圳特区建设的烟尘中奔跑,夜写长诗《蹦出贝壳的珍珠》的狂喜;想起当初那历史悠久的广州高第街,率先接纳600多个体户时,我在那里深潜一百天,和近百名新兴小老板、街边仔、街边女交朋友,写出长篇报告文学《中国高第街》和电影《女人街》的激动;想起我曾在高要县挂职县委常委,两年里常上台金矿和挖金者谈话,写出长篇小说《闹市》的兴奋。我忽然感到时空渺茫,一切艰辛、彷徨,似乎忽然间被天地巨变、人间喜悦所替代。

然而,我的心依然有一种忧思抹之不去,有无数过去的影子萦绕脑际。当时狂飚突进中的冲浪者安在?当时闹市里的商界精灵今在何方?动荡、流散、疯狂、野蛮、文明,曾在哪个角落?官者、商者、智者、富者、贫者,可各安其位?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无法把他们追寻。

只有在这个时候,只有在我翻读蘸泪挥汗写成的长达120多万字长篇小说“风流时代三部曲”(《野情》、《野性》、《又见风花雪月》)的时候,一切风云人物才倏然重现,骚动的珠江才再次兴奋,崎岖的山路、弯曲的海岸、辽远的城乡才重又相会。我惊喜,我笔下的人物并未老去,我笔下的景物依然活着……这使我得到慰藉。在中国勇敢突进的今天,愿和我亲爱的读者一起,同忆以往岁月,重论各路英豪。

“只要看鸟是怎样飞法,就知道它是只什么样的鸟。”([俄]马明·西比利亚克:《普里瓦洛夫的百万家私》第87页)我们已飞行了30年,是怎样飞的呢?是逆风展翅,还是直冲云霄?是穿云过雾,还是搏击浪涛?但愿我们如大鹏,扇起垂天之羽翼,击水三千里,飞出九万里。然而,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展翅的姿态,曾经的轨远……

洪三泰

2008年6月28日

金三角酒店,在广州百步街头可谓鹤立鸡群。

这是个静静的猩红的深夜。

那些红木台椅,在珍珠灯链的映照下,更带有血性,让人倍感在此地的神秘莫测。

钟声敲响了两点。

离收款台只有数步远的圆桌旁,坐着两个女人。吊灯五颜六色,照着圆台的两个高脚酒杯时,酒杯里的“马爹里”立即辉煌起来。桌上的牛扒、凤爪、马蹄糕之类似乎还原封未动。

确切地说,这是两位年轻的小姐。只见她们在轻声细语地谈论什么。

靠左边的约莫二十二岁,吹一束鹤立黑发,描眉精致,面部淡妆,颈项的金链坠落,不偏不倚地挂在颇深的胸沟上。低胸新式意大利晚装呈咖啡色。她叫许艳婷。她不时玩着那只高脚酒杯却没喝一口,仿佛酒里有什么神秘物似的,她要细看多遍,直到发现奥秘为止。

靠右边的叫许艳娥,看去更年轻一些,十八岁的样子。她穿着简单,短袖(其实短成背心状)衫很白,百褶裙猩红,体态苗条,面庞白嫩美丽,眼睛乌黑闪亮。她似乎对圆桌上的酒物不感兴趣,只是望着碟子上的刀叉发愣。两人不时低语几句,像在等待什么人。两人同父异母,长相也不一样。姐妹俩在百步街是绝无仅有的美神。本来同在华美服装店做着婚纱、礼服和最新流行服装生意,后来因趣味各异,少不了口角,许艳娥不想被姐姐调遣,自创首饰店。分开后倒好了,两人毕竟还有手足情,眼看生意都有起色,都成了小店老板,便都显得高雅大方起来,平素问寒问暖,自然得体地寒暄。夜深同时关门,便同时进入金三角酒店消夜。

今夜酒店人不多,也没有卡拉 OK 震耳欲聋。她俩几乎固定占了这个圆桌,总是下半夜三点才肯离去。

这时,酒店里的东西两角的圆桌旁,坐的多是艳妆女人,脂粉香水味充斥其间,每个女人旁边都偎依着一个举止很不庄重的男人。他们彼此无话可谈,却在揽头揽尾,有失雅观。

侍者一色孔雀石旗袍,勤快地穿行其间,低声细气,彬彬有礼。对于那见不得人的动作,她们已熟视无睹。

金三角酒店,多是个体店主和被称为“鸡”的女人后半夜光顾的场所。经过一天的争夺战之后,这些个体店主必定来喝夜茶,尝西餐。卡拉 OK 早已收场,劣等歌手的歌当然也听

不到了。

他们喜欢来这装修高雅的金三角享受一下夜的宁静。偏偏有那些彻夜浓妆烈香女人混进来，真可谓鱼目混珠，雅俗共赏了。

后半夜，冷气关了。金三角酒店差不多已经很冷落了。许艳婷终于呷了一口“马爹里”，打了个呵欠，对许艳娥说：

“我想睡了。你那白马王子总是不守信用。都快三点半了，还不见他的影子。我就看他不是正经人，说不定又去找别的女人了。”

艳娥用刀具敲击着红木圆桌，说：“别乱说。”她一听姐姐这样说就不高兴，绷起面孔望着酒店的大门口。

酒店总经理高谔听到敲桌声，以为顾客在叫菜，便走过来，微笑着问道：“许小姐，要点什么？”

许艳娥瞟了他一眼，摇摇头。高谔赔了个笑，转身大声唤道：“都睡觉去啦……”

穿孔雀石旗袍的姑娘不知从哪里一下子钻出来，站在过道旁，等候总经理训话。

高谔并不训人，回到收款台的高椅上，自斟自饮了一杯“威士忌”。看来他要陪伴到底了。

“姐姐，要不你先去睡吧。”艳娥说。

“我现在一点睡意也没有了，倒想看看他是怎样说第一句话的。”艳婷说着又打了个呵欠。

艳娥抿着嘴，随即把半杯“马爹里”灌到肚里去。她不轻易这样灌酒。这半杯酒呛下去呛得太急，她拧着脖子咳了起来。咳得好凶，正张开嘴巴想说什么，忽然酒店门口一辆豪华摩托车呼啸而至，马达声嘎然而止。

酒店的自动门开后，在灯光里现出一个汉子。一阵郊野的夜风被忽啦忽啦地带进来，汗液的气味和巴黎浓烈的香水味搅在一起释出大蒜拌五月艾草的特殊味儿，教所有在金三角消夜的人都惊愕，稍后，特殊味儿被高谔再放的强力冷气驱散。

这个新来的汉子把身上那件起油污的名牌劳士衬衫扯将下来，挂在座椅的上沿。这时，挂在颈脖子上那粗麻绳似的金项链便开始不规则地摇晃起来，在七彩吊灯下倍觉耀眼。左腕那金表和右中指那螃蟹大的戒指相映成两个星座。金利来皮带的金扣环已有一半嵌进丰满柔软得流油的肚皮里。这时，高谔在背后猛一拍汉子壮实的肩膀。来人不理，把随身带来的缸形挂包甩在椅下。

“喂，山狗！”高谔打趣说，“两位小姐已等得不耐烦啦！你却迟迟不来。”

山狗不理睬，一屁股坐在花梨椅上，两手叉在膝盖上喊道：“鳄鱼头，有花旗参炖水鱼吗？”

“有。这就来。”高谔说，“有白斩狗、指天椒，要么？”

山狗说：“酒、狗肉和女人都要！”

这时，许艳婷猛拉许艳娥的手悄声说：“走！我早说过，你白长了一双水汪汪眼儿。这狗嘴能吐出象牙来么？你看他多粗野。”

许艳娥站起来，吃惊地盯着山狗，像盯着一个陌生人似的。片刻，又坐下去，用恳求的

目光瞄了姐姐一眼。

山狗用拳头在花梨圆桌上捶了捶，粗声道：“娥，这是你姐姐吗？她长得更像七仙女哩！坐，坐，坐！”他动手拉许艳婷，“你不是在等我吗？”

许艳婷猛甩掉他的手，恼怒道：“还有个规矩没有？动手动脚……”

“哎哟，许小姐竟同我讲什么规矩啦？广州满街靓女都不同我讲规矩。”山狗像被戳了一锥子，倒认真起来，“娥，你说，我们什么时候规矩过吗？哈哈！喂，鳄鱼头，水鱼呢？”

热腾腾的大盅水鱼花旗参炖品由高谔亲手送来。这高谔也不过二十八九岁，弓腰的样子活像个富家的看门老头。他把炖品放在山狗面前，诡秘地说：“老友记，我特意给你一盅壮阳鸡汤，白送，嘻嘻你需要这玩意儿。”

“喂，山狗，别只顾着吃。”许艳娥高声说，“我要的东西，拿来没有？”

山狗像黄牛喝水似的，只管把脖子伸到炖盅里，嘶啦嘶啦地喝着。水鱼汤还冒着炙人的热气，他不敢大口大口喝，只是不停地啜尝着。粗肥脖子和光滑圆滚的脊背天衣无缝地连接着，隆起了疙瘩儿，像荒废的不长草的山包儿。

他抬起头，眯缝着眼睛望着许艳娥，很坦然地说：“你要的不过是钱嘛，都拿来了，我山狗什么时候骗过人？”

他把地下的缸形挂包打开，立即现出崭新的钞票，全是百元面额的。显然，这是刚从银行里提的款，还有一股芬芳的墨香呢。

“过来，你叫艳婷是吗？服装店生意淡了，是吗？先拿三十万去用用，剩下的二十万给阿娥开第二个金饰店做本钱。”

白花花的票子从缸形挂包里搬出来的时候，金三角酒店的灯盏一下子亮了一倍。坚持到凌晨的夜鬼们，被这堆崭新票子所发出的光刺痛了眼睛，一个个惊奇地站起来，情不自禁地向这边挪步。

高谔先一愕，发现金三角顿时矮了三尺。店里的豪华装修和豪华桌、椅、台之类，简直一钱不值了。连自己每日花一百元去电吹抹烘的头发和身上这价值数千元的西服、上千元的皮鞋都黯然失色了。如果这红色地毯下有黑洞，他会毫不犹豫地钻下去的。

蓦然，他定了定神，看见山狗光溜溜的脊背，圆胖的腰围和沾着油星子的硬刷胡子，不禁冷笑一声。随即从台侧的墙上拿过两只香港制造的豪华口袋，以最快的速度抢上前去。

“喂，两位小姐拿这个装着吧！”高谔说，“如果回去不方便，我叫我酒店的保安员荷枪送你俩……”

总经理一张罗，保安员龚龙和李赤不知从哪里倏然站出来。穿孔雀石旗袍的小姐们都围了上来看热闹。是的，在金三角的日日夜夜，看见的富家豪客不少，却没有像这名山狗一样富得毛发都流油，而且出手如此不凡。而他那土相却令人哭笑不得。这种人也配有这么多白花花的钞票和靓女么？

这时，从灯光柔和有巴西铁树绿叶子掩映的角落走了出来两位艳装女郎。一位叫 PS

小姐,另一位叫 ES 小姐。两人都取了英文字母代号,据说,这样会身价百倍,有神秘感,特别能引起半阴不阳对英文似懂非懂的男人的欢心。

两位小姐全是奇装打扮。PS 小姐超短装,上见肚脐眼儿,下见大腿上部,描眉、画圈、涂红、喷油,不在话下,连那牛春袋大的小手袋也戴银披金,好不耀眼。她的长相倒没有特别之处,只是嘴唇略见翘起,更富有性感。ES 小姐则蝉翼衣着,显出雪白肌肤的纹理来。连腋下那毛也特别醒目,至于下身那比基尼三角裤更是清晰逼真。她身材苗条,曲线反差度大,走起路来,一阵香风旋即飘来。

这两位小姐,白日里从不见踪影,连高谔也难在白天见到她们,她们只在后半夜三至四点左右才在巴西铁树掩映的角落坐定。高谔也会打点,此位笃定留着,就是区长、市长也别想去坐。

“你这山狗呀,不是最中意打洞吗?”PS 挤到山狗面前双手搭着他流油的肩膀,挤眉弄眼地说:“打洞好玩吧!今晚还打洞吗?”

山狗转脸,见是 PS 小姐,连忙赔笑道:“对对,我天天都在打洞,不打洞不行……打洞嘛,那滋味,你们是不知道的。”

许艳婷脸有恼色,瞪了许艳娥一眼,两人沉住气听着。艳娥把缸形挂包揽过来。

山狗正说着,ES 小姐啪地打着火机,随即送来一支长嘴烟,山狗的右嘴角巧妙地叼着香烟,火到时烟雾已一圈圈弥漫开来了。

“山狗哥哥,还记得英都酒店 207 房吗?”ES 小姐诡秘地凑近山狗的耳朵,“嘻嘻,207,我俩都顶你唔顺(广州话,抵挡不了的意思)……”

“后来还是我征服了他!”PS 小姐说,“人头马果真厉害。喂,山狗,你说过谁征服你,你倍加奖赏,这不,今晚该兑现了吧!”

PS 小姐瞄着缸形挂包那白花花的票子摇着山狗的肩膀,妖声妖气地说。

山狗不管缠绕着他的 PS 小姐和 ES 小姐,只顾捧起花旗参水鱼汤咕咕地灌下去。又呷了几口壮阳鸡汤,伸直那条肥圆圆的腰朗笑道:“你们这些妖精,不是为了几个钱吗?老实说,今晚一分钱不给,这笔款子是给她们两人的!”

高谔连忙用两只豪华塑料袋分头装好钱,向保安使了个眼色。龚龙和李赤点头。

“哎哟,你这死山狗,转脸不认人啦!有了新欢,就忘旧爱啦。好呀,你这死山狗,今夜,我俩也不要脸了,就在这豪华金三角,都剥光了吧,看看你这山狗那玩意儿是泥捏的还是钢铸的!”PS 小姐的雪白腿儿早架在山狗的肩膀上,猩红的指甲正移向山狗的腰带。ES 小姐笑咪咪地一甩蝉翼把山狗沾满油星的胡楂儿搂进自己的胸部:“今晚还打洞吗?来呀!”

许艳婷啪地站上圆台,飞起左脚,正中 PS 的手链,只听“当啷”一声,手链飞落花梨椅上,接着右手抓着 ES 捏得她直叫嚷。

“大家有眼看着,这两位女人公开在金三角耍流氓,本小姐实在看不惯,特惩治她们。”许艳婷说着把 ES 推倒在红地毯上,接着又去抓 PS。只见 PS 扑过去找她的金手链,被许艳

婷一脚踩住她的手：“你还配戴这些东西么？告诉你，耍赖不要这么露骨！要山狗打洞是吗？就在这儿打吧！”

PS也不好惹，腾扑过来双手叉着许艳婷的脖子，正要往死里捏，被许艳婷起手旋风似的把PS撩倒。ES抬起花梨椅，高谔一步上前夺了椅子，斥责道：“摔坏花梨椅，十倍赔偿！”许艳婷上前扭着ES的手臂。

山狗呵呵大笑起来，猛捶圆桌：“好啦，好啦，别他妈的闹啦。两位小姐过来，先拿着压压惊，以后在207等我电话。”说着从左裤袋里抽出一扎人民币。高谔凭视觉，断定有数千元，忙说：“喂，山狗，金三角就不要压惊啦？捶击花梨椅台，就不用赔偿啦？”

“给。”山狗从右裤袋里掏出一扎，扔给高谔，“花旗参炖水鱼不错，还有壮阳鸡汤，好哇！”

高谔招呼女郎们：“上热毛巾！”

许艳娥一直坐着，坐得稳如泰山。周围的动乱，对她来说毫不相干。她只想同山狗说句久憋心胸的话。

自从在一次郊野相遇，她就觉得这山狗是一种金刚石矿，可以剥离出金刚石来。可是那次以后，她很少见到他了。只在那天黄昏，许艳娥去银行张行长家贷款的路上，撞见这四野马。她说她近来生意不好，首饰品种少，无法竞争，眼看贷不到款，上张行长家已不下十四趟，张行长说私营生意贷款，谁担保？山狗当即拍胸口，说先借给她，还要她多开一间首饰店，首饰品种他包了。真是天掉下福星，一下子把许艳娥的心照亮了。因此，山狗的形象也转瞬间在许艳娥的眼睛里高大起来。这不，今夜里，山狗兑现了，五十万元全都拿来了。能说不是山狗抢救她于水深火热之中吗？

她把眼前的一切都看在眼里，她觉得在广州的后半夜，在豪华的金三角发生的一切都是正常的。她静坐其中，注意力集中在山狗右肩膀的铁疙瘩上。那是肉瘤儿呢？还是厚茧，还是娘肚里留下的塔座儿？还是挨刀枪棍棒之后隆起的疤痕？她左思右想也不得其解。

这时山狗站起来，伸着腰狂叫一声：“啊哈，哎哟。”

这声音像旷野的狼嚎，震得高谔和他的女郎们跳起来。穿孔雀石旗袍的小姐们都用手指塞住耳朵。过了一会，PS小姐和ES小姐理了理衣着和头发，一齐来到许艳婷跟前，笑着赔礼道：“小姐，失礼了。都是江湖上人，你就高抬贵手，让我俩过吧！有冲撞之处，还望小姐海涵。”

许艳婷笑道：“也没什么，彼此玩玩嘛。这倒有趣，松松筋骨嘛。我们这些人都各自忙碌着，只有后半夜才属于我们这些人的。”

许艳婷和PS、ES小姐很快就息怒了。高谔笑道：“我这金三角没有夜，也没有冰雪。人得金三角，就要乐呵呵地出去。看在山狗、许氏姐妹和两位高贵女郎的脸上，我请客，咖啡厅和舞厅，共度凌晨好时光。”

众女郎见经理如此这般地张罗，也都各自忙碌起来。

舞池的多彩灯亮了。山狗被许氏姐妹和PS、ES小姐簇拥着跳起闹哄哄的杂牌牛仔舞

来。后半夜才入酒店的男人和女人都在跳。山狗赤膊上阵显然很有趣。他像美国黑人似的姿态,让大家乐不可支。女郎们喜欢用纤细的手指搭在他壮实的肩膀上,边跳边揉抚着,越跳越动情。山狗呢,只有这时,才真正感到做男人的自豪。那些纤细的手多么柔软而富有动感。他开始爆发了惊人的生命力。

许艳娥索性上前和他对舞。他虽然笨手笨脚,但踏着节拍还是有姿有势。像推着一个巨型木头一样,许艳娥也颇兴奋。

音乐逗引着后半夜在街上游逛的个体店主们。他们一进来立刻就会感到,金三角来了个有钱的老板。人们围着看热闹。看了一会儿,便叫吃的喝的。高谔的生意便又旺了起来。

谁也不知道这个叫山狗的人的真名叫什么。他为什么叫山狗呢?他每次都是开豪华摩托车进广州的,都在下半夜到金三角酒店的,都是赤膊豪饮的。

他的本名不叫山狗,但也不漂亮,父亲在他三岁时才给他起个并不雅致的名字,叫温小狗。乡下人把贱名安在儿子身上,是为了儿子在贱如泥土中成长长寿。父亲喊了一年小狗,就在一次打石劳作中猝然死去了。小狗被母亲养活下来。母亲佝偻着身子,小狗出小狗入地叫了二十年。

那野马般的泯江,虽然离广州只有百里之遥,但那里山峦重叠,交通不便,是很少人光顾的。

小狗在荒野里摸爬了二十多年,依然是光棍一条。沿泯江西向南延伸的浮石山脉,都是和尚山。山高陡而光秃秃的无遮无掩。沿山脉荒野撒落的十多个村落,一色贫穷如洗。像小狗这样打光棍的人仅他的浮石村就有三十多。

五年前的春天,粤西有名的探金者牛醒牛晓父子和小狗在浮石山脉发现了金矿。到了冬天,小狗和三个伙伴在浮石的主山打了洞,打洞到深层采矿石,和牛醒牛晓父子炼出了金子,一下子叫浮石山脉身价万倍。

小狗就这样在浮石山脉打洞,挖金矿。他同这地方的金子一同成名。日子长了,被人叫做山狗。他长年在山里打洞,像钻山豹,像打洞狗。他甚至连县城也没去过,更不用说省城了。一切繁华喧嚣只是他寂寞时美丽的梦影。对他来说,逐渐增多的挖金人完全驱走了他的孤寂。

那半山腰搭的窝棚,那沿江散落的草棚和油毡屋所构成的便是大都市了。

他已经不觉得这一带是荒凉落后和贫瘠的地方。他天天打洞采矿炼金,默默地创造和开拓着这个地方的历史和地理。

山狗的名字最早由浮石山脉传出,波及相邻的数十条村庄。穷怕了的人们知道这个山狗的厉害,常常翻山越岭来到浮石村,看他的松木皮盖的房子,揣度着由松木皮房子正对的浮石山谷的风水流向。一语咬定,山狗的村子是大发之源头,山狗所获得的荣誉金钱和美女,在若干年后将会对梦寐以求者一一兑现。山狗成了浮石山脉的开金始祖,因而成了当之无愧的英雄。山里的年轻人都把他看作奇才景仰得五体投地。就发现金矿这点说,山

狗最早,也是他最早抚摸过金子的;就开掘山洞采矿这点说,他挖的洞最多,采的矿石也最多;就推销金子,同广州、香港、澳门等地的联系说,他做得风生水起出类拔萃;论体魄,他也是锹打不死锤砸不烂的强悍得当当作响的人。山里的同龄人把他视为偶像。他出入山里山外,往往是前呼后拥,称他为山狗哥。

在商品和金钱成为一种自然的流行式的地方,所有的人都在谈及钱。无论怎样套以时髦的美丽的名字,钱的交易是必不可少的,尤其在南方,在被北方人称为香港、广州、珠江三角洲的地方,许多人用一种难以描述的拼搏力去博取金钱。繁嚣都市的商品堆积如山,在开始着亘古未有的大转移大流动大交换。因此,人们可以听到金钱的悄然流向。而金钱本身也在筛选着活生生的人。

叫卖最旺的广州百步街的名声当然已经闻名于全国。智者以商品作为魔术的道具在拼命积聚财富。强大的个体阵营在开始对国营商店构成威胁。金钱之狂涛漫溢百步街的时候,山狗所在的浮石山脉竟悄然以其货真价实的黄金呈现在人们的眼前。

泔江流域开始出现黄金的喧嚣和鼓噪。

山狗是第一个缚住小金龙的人。他从贫困的死窟翻身跃上一个小小的金字塔之后醒悟到:青春在含金的矿石中消磨,是值得的。他的母亲佝偻着身子为他数票子的时候,竟也麻木了。她以为票子不过是屋顶上的一钱不值的松树皮。

流水般花钱,是山狗的恶习。母亲最怕熟悉的和不熟悉的乡亲客人、大队干部、镇里头目的到来。她看见光棍儿子大大咧咧地搬出洋烟,一包包像派扑克似的飞派出去。她总是硬挺着腰身重重的咳嗽几声。

山狗这时正吞云吐雾,以为是烟把母亲给呛了,并不理会这干咳的另一层含义。不管怎样,佝偻的母亲对这一粒“单传”是寄以厚望的。他的鸡叫一遍进洞,切实凿洞放炮,手搬肩挑,既使母亲高兴,又教母亲忧虑。

他敢于冒险,买了富矿新窿之后,立即转给他人,一下子可捞回三五十万元。当然,最富的矿洞,山狗是不轻易出手的,他要自己动手挖掘和提炼。

几年来,他是个胜利者。就说去年冬末,他只二十天就弄了三十六万五千四百元。这个数字,是佝偻的母亲讲给别人听的,而母亲不知道这个数字究竟是多少钱,也不知他的钱是怎么花的。

山狗的声望最初传到中等城市仰溪。那里有他新建的装修一流的四层楼宇。他雇一位年轻美貌的女子看着,每月照付五百元。尔后,他虎视过广州,最初还不敢大胆挺进,只在外头敲敲边鼓。落脚点自然在金三角酒店。

他在这里认识高谭和许艳婷、许艳娥姐妹。当然,认识 PS 小姐和 ES 小姐会更早一些。喝酒之后跳舞,然后玩耍,及花一笔可观的费用。

山狗开始视钱为粪土了。钱是什么?不过是浮石山脉的石头,有石头就有票子,有票子就有金三角的席位,就有广州的神秘的后半夜,就有女人。他觉得对广州的占领无非是石

头对繁华街道、豪华酒店的占领,容易得很。如此这般,山狗的朋友就多了起来了。

哲人说:“给予和索取几乎是同日同时生的两个怪物。渗透和反渗透自然也在同时进行。代价和奖赏往往成正比。”山狗和众人同乐了一阵之后,高诤的请客自然告一段落。这时,山狗就得再次倾囊,一杯咖啡十元,两块蛋糕五元,柠檬汁和正宗海南椰汁一杯得付八元,倘加些其他小菜之类则要付12元。如果再来几碟猪扒牛扒、凤爪、水鱼、壮阳鸡汤等补品,山狗也得掏出厚厚的一叠票子。

山狗乐意这样做。山里没有这么豪华的酒店,也没有这么多美女,当然也没有这些无时不钻进鼻孔里来的法国香水味。

他喜欢结交这样的在他看来高雅异常的朋友。他小时候,也就是叫小狗的时候,他是孤独的。和他玩耍的,只有邻屋那光屁股的莫窟和斗鸡眼的温凸顶。

现在,他俩财源也广进了,常出入仰溪市叹世界,当然还未必够胆闯广州。即使他们同时闯广州,也不一定再成为好朋友。人各有志嘛,当皇帝者有之,当马夫者有之,当乞丐者有之嘛。

山狗自然是个杰出的创业者。虽然他根本谈不上什么打扮装饰,不见牛舌反领马骝皮和这意大利真皮鞋,只是光膀子腆肚子,但是来去拎着缸形提包就足以使了解内情者咋舌。

钱即服饰,即壮美,即花花世界。豪华摩托车就是威水的见证物。过几日再来个小砖头般大的大哥大。就是赤裸裸地骑在豪华型摩托车上,也被当今时髦女郎看作是真白马王子。要西装革履倒不难,到西湖路口的豪华型个体服装店上随便挑一套数千元的一披不也就得了?但这玩意儿回到浮石山脉,狗屁不如。要知道本山狗还得挖山打洞呢!刚才那PS和ES小姐说的打洞是那种打洞,我说的是这种打洞,反正打什么洞都一个道理,舍得花代价才能真正打出点名堂来。

山狗的金项链就有麻绳粗。广州有钱的个体户不也喜欢赤膊戴金链吗?螃蟹式金戒指就是亮点。现在不都兴亮点吗?往日山里那些嫁出去的姑娘喜欢牙齿有点亮,好生生的雪白牙齿敲了嵌上黄铜,自以为金闪逗人。那金螃蟹式金戒指,广州的有钱人也不见得就能戴上。他虽然晒得黝黑,但看上去不过二十五六岁。只是肚腩略肥厚了点,但看脸还是嫩嫩的圆蛋,胡子刮得精光,没有皱纹,一看就光水新鲜活脱。这些青春脸,啤酒肚恰到好处地证明山狗不是个平庸之辈。他近来学会的舞姿,无疑把他日夜打洞的紧张生活所带来的辛劳掩盖得天衣无缝。

这就是人的当今价值么?他的自信之火在眼睛里燃烧着。略带傲气的语调伴着生硬的半正宗广州话,更显出此人并非鼠类。

PS小姐在他的面前常出妙语:“山狗哥,我早就说过你有双眼皮,眼睛有一团冷冷的光。你是个美男子。”

“所以,你一见他就着了迷,是吗?”许艳婷说。

许艳娥狠狠盯姐姐一眼。

ES小姐逗趣说：“肚腩肉六月天竟像冷冻过似的冰凉……”

“你试过？”PS小姐忙问道。

“你没试过么？”ES小姐反问。

山狗不在乎。他的嘴角挂着胜利者的笑容。他的牙齿倒很白，掩在薄嘴唇里，加上下颚略向上翘而掩盖了他粗野的神采。

他静静地对女性笑的时候，显得和蔼可亲。他用手指在花梨圆桌上有节奏地轻轻地敲着的时候，那神情悠闲甜美，似乎透出某种高雅和学问。这个时候的神情，完全可以把在乡间养成的粗野俗气和冷酷无情掩饰过去。他的高额造型，又是睿智明敏有战略眼光和善于深思熟虑的象征。

他是很复杂的人物。这群女流之辈能读懂他吗？

“这山狗是好人，嚼了他的肚腩肉也不会叫痛。”当大家肆意地嚼着他叫来的牛扒的时候，PS小姐格格地笑了起来。

“所以，山狗一来你就来，对吗？”高谔插嘴说，“像猫儿闻到了鱼腥，是吗？”

“他不来我也照样来，没有山狗还有山猪呢。”PS小姐冷笑道，“天下男人一个臭样。”

“山狗哥，你也不还口，人身攻击，我受不了。”许艳娥说，“吃了别人的还说臭话，也不怕嘴生疔疮！”

“都说着笑的，何必计较？”高谔端来竹丝鸡汤，打圆场说，“世界就是这样，有说有笑，有吃有玩。”

“哦，天亮了。”许艳娥说，“姐姐，你不是要进货吗？”

“对呀，我先走了！”许艳婷说。她转脸对山狗说：“谢谢狗哥的援助。你是可打可捏可铸的白马王子。拜拜！”

她走出依然彩灯闪烁的金三角时，许艳娥正上洗手间。

山狗对众人拱手道：“再见，我得回去打洞啦！”

豪华型摩托车呼啸着驶出百步街的时候，启明星在最高层楼宇的顶尖天线上隐去了。

2

许艳娥把那现金放进钱柜后，决定踏着晨曦出门去。母亲听到门响忙下床走出厅堂，见女儿正在梳洗，镜里显出疲乏的样子，便问：“阿娥，我等你一夜，你也不回来，刚回来又去哪里？”

“妈，昨夜朋友过生日，包了舞场，跳舞去了，玩得太晚，就在朋友家歇着。”艳娥若无其事似的对答如流。

“电话也不打回来，叫人等得好心烦。”母亲说。

“妈，你别担心，不会出事的。我想打电话，可朋友家没电话，街口的传呼站又关了门。”艳娥背熟了这些应变语言。

母亲只得“唉”了一声，然后又问：“又去哪儿？”

“出去联络一批货，首饰样式太少，不好竞争！”许艳娥把一束红艳的花别在“马尾”上坦然地说。

母亲不再问什么。问了也没用，女儿说去同学家，去哪个同学家说了你也分不清是真还是假。高中毕业了，同学多着哪，随便说一个名字，也够你捉摸半天的。况且女儿长大了又懂得开首饰店赚钱了，有自己的男女朋友也不奇怪，她不高兴让你知道的事儿你就别想知道。广州那么大，她一出了门便成了闲云野鹤，不知去向，你能跟踪么？况且这摩托车，说飞就飞，影子也见不到，你想知道她的去向，只是白日做梦了。唉，只要不去干坏事，女大女世界，就别操这份心了。

“妈，我中午和晚上可能不回来吃饭。”许艳娥说。

“你姐姐呢？”

“我不知道。你可以 CALL 她，她有 BB 机，号码在电话机旁的本子上。”

母亲摇摇头，又叹了一口气。她叫张萍，南辉电子厂的出纳员，四十四岁，风韵犹存，只因电子厂濒临倒闭停产，所以工人干部都人心惶惶。厂长说要辞职，越是这样越乱成一锅粥，货款老追不回来。张萍觉得这出纳越当越没意思，想早点出来自己干。厂里当然不同意，做工还没工资奖金领呢，你想病退坐着领薪水？

这些日子，她烦极了。丈夫许清是康泰制药厂的推销科副科长，总是全国各地满天飞，一年有十个月在外面，虽然奖金不少，但人不在钱有什么用？张萍早出晚归，多是一个空守这二房一厅。看电视嘛，也没味儿，装了香港天线，又说有什么台干扰，老麻麻点点看不清，看不清谁是刘德华，谁是张学友。国产电视是看得清的，就是好电视不多，广告一幕连一幕。如此这般，张萍感到太寂寞了。她也不想睡了，草草梳洗一下，吃两块葱油饼干，泡杯牛奶喝了便拾起挂包下楼去。

女儿的摩托车早不知去向。

她很失望地把那部旧五羊自行车推出口口。

却说许艳娥的摩托车才过海珠桥，就被晨跑的耿飞碰上。耿飞是广州某外语学院的高材生，立志高远，是许艳娥高中时的同班同学。两人都看中对方的优点。许艳娥仰慕他的才华和一米七八身材，曾主动给他写过情意缠绵的信。耿飞看中她的美貌和苗条身子，“男才女貌”，倒也合得来。耿飞上了大学以后，常得到好心的许艳娥的慷慨资助。月下花前，两人也曾美美地谈过将来，也信誓旦旦，表示过海枯石烂不变心这类的坚贞态度。当然，两人隔着海珠桥，也常常联系不上。加上耿飞在校，很少有空回来跟她看档口。许艳娥呢，一天下来常常累得像堆烂泥，不想动弹。什么美妙的语言也说不出来了。这，耿飞理解。眼下相见于桥头自然寒暄一阵。

“找货去吗？”耿飞问。

“是的，货色单调，生意难做。”许艳娥说。

“今晚有空吗？”耿飞问。

“还说不准。我给你电话吧！”许艳娥说着发动了摩托车，车子迎着淡淡的晨雾，消失了。

耿飞停下步来，没劲再跑，只在桥上慢慢地踱步。

许艳娥加大了油门，摩托车飞过长街向西南方向一转，奔驰在郊区的公路上。

偶遇耿飞，许艳娥没有把他放在心上。花前月下时候，两人情投意合倒也浪漫过。可是人来到世界上，总不能天天如此这般地浪漫风流下去。

有了首饰档口后，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在生活的狂浪中颠簸了无数日日夜夜，似乎悟到了什么。语言是美丽的，但美而空的语言有什么作用呢？她在周转金短缺走投无路的时候找过耿飞，求他去找表叔张行长贷些款。他一摆手，说这不可能。她又叫耿飞去省府找找在那儿当外经贸主任的堂伯，他也摆摆手，说还未到时候呢，等他毕业或出国留学回来这关系网才由他慢慢地理顺。

两三次软钉子把许艳娥的情绪全碰没了。什么爱情呀，什么心心相印呀，多么热烈而遥远的字眼。哲人不是说吗？女人的心是一个活着的脆弱的心，常常遇到惶惑、忧郁、苦恼。有了这种遭遇，最好给自己找个心坎上的人儿。这样，所有忧郁、苦恼和忧愁，就会烟消云散。可是耿飞能给她什么呢？

如今，百步街中明争暗斗，单首饰店就有五六间，人家越办越阔气，香港澳门的“999”金饰都摆出来了。可许艳娥呢，门可罗雀。税收照样交，各种赞助费、场租费、水电费一分也不少。许多间个体都关门了，跳楼的也有呀！姐姐许艳婷的华美服装店也在危难之中，根本帮不了自己的忙。至于父亲许清，只顾东奔西跑，奖金和承包余金，确实捞了不少，可他的钱到底藏在什么地方，谁知道？就是母亲也不知道。母亲张萍是个只顾上班的人，又常在厂里不回来，跟女儿哪谈得拢？钱呀，资本呀，哪儿有？

在亲人朋友中谁能借得三几万？也是天公作美，在这个时候许艳娥认识了山狗，她觉得山狗是奇异人物，起码是个守信用的汉子。这不，一下子就拿出这么多现金来了。钱是有了，但似乎有一种阴影悄然蒙上她的眼睛。

山狗，何许人也？她了解得不多。上次在白天鹅，他为两人的午餐花了三千元。他那身打扮，他在金三角的威风，都表现了他的神秘性。他说他第一个守住了金山，是真的吗？那珍贵的金子能在穷山沟长出来吗？哦，他会打洞，PS、ES小姐都叫他打洞……他是个色狼吗？是个信得过的人吗？许艳娥糊里糊涂地想着。

许艳娥是个骑摩托车能手。洽谈、要货、联系业务，全靠这部摩托车。这部女装车还是在香港的表姐刘莲送的呢。刘莲在香港某金铺是有千万家产的富小姐。她去年清明回广州见许艳娥刚开店不久，就大发善心，送她这部车子。送给许艳婷的也是一部摩托车，姐妹俩你出我入，两马飞奔好不威风。

今天特意多带点油。她要到一百公里外的浮石村看望山狗，看看那个神秘世界。来回油料是计算过的。车出郊区便是西去的柏油路。这个地方也是车辆世界。路上行驶的车辆已塞了四个钟头，那边来的摩托车主说，车辆已连到九汪了。司机在车上骂，喇叭按得震天价响也无济于事。也难怪，广州是开放城市，是经济文化中心，而它的四周又是珠江三角洲的富裕城乡，南来北往都朝着广州城。这是无人不晓的交通状况。摩托车是不塞车的，但汽车塞了，行人多了，摩托车行驶就有诸多不便了。许艳娥的车子出了塞车道，转入柏油路之后，便风驰电掣奔驰而去。

过了仰溪市已是十点，沿泯江西行二十公里路再转入小路爬了半个小时才抵达浮石山脉。

许艳娥口渴得难受，在偏僻的小店里要了支健力宝。店主说罐装每支三元。许艳娥说，广州才两元。店主说，广州是广州金山是金山，能比吗？许艳娥看那店主，五十开外，一式土佬打扮，却在两手的中指上，戴着偌大的土制金戒指。店是山里的杂木盖的，简易得像临时工棚，从顶部的油毡看，是刚搭好不久的。店里的木头厨柜装的酒都是广州市面上能见到的，譬如九江双蒸、桂花陈、三鞭、国公；当然还有一些洋酒。啤酒有珠江啤、蓝带啤；烟也是土洋结合，“555”、万宝路、羊城、云烟。至于其他日用品，则是一些下等货。

店主见许艳娥穿一件颇短的水蓝裙和袖子很短的衬衫，面上的汗珠晶莹透亮，便问：“姑娘来买金的？”

“不。这儿有金？”

“嚯，你还不知吗？我们这儿守着个大金山哪！”店主说得自豪，“湖南、河南、湖北、四川有上千人在这里挖洞搬矿石哩。”

“你知道有个叫山狗的人吗？”

“哟，谁不知我们浮石山脉的金主？他呀，还是我的堂侄呢！”

店主打量着这位远道而来的姑娘，心里琢磨着：这姑娘也认识山狗？

“姑娘，你从哪里来？”

“广州。”

“你认识山狗？”

“认识。你能带我到他家去吗？”

店主想了想，脸忽地一沉，摇头说：“不不，我找不到他，他的家到底在哪？我不知道。他究竟住仰溪，长溪，住广州，还是住老浮石村，还是在山上打洞，我不知道。不瞒你说，自从他买了五条窿以来，我连他的影儿也见不到了。他懂得哪条窿的金成数大，每斤金矿都卖个好价钱呢。他整日价满山跑，把老母亲扔在旧屋里，自己开着豪华摩托车到处风流。这温小狗有了钱就成了阔老爷啰，我们这些人他还放在眼里吗？我们这些人没钱没势没力气，就别想去拾一块矿石。这也好，有钱能使一个人骨子全都变过去。朋友不要了，父亲兄弟不要了。今日酒呀肉的，兄呀弟的，明日锤对锤，刀对刀，抢的抢，偷的偷，骗的骗，嫖赌饮吹，

杀人放火什么都可以干了。我私下和你说一句，山狗有个老母亲整天曲着身子，也挺神气呢。以前担心山狗打一辈子光棍，整天过东村找西村托人说媒，如今呀南村北村乡里城里都有神仙姑娘走上门来，由他挑，任他拣，今天带这个上馆子，明天带那个消夜，谁知道他们去干啥名堂呢？我私下和你说一句，山狗上通省官，下通乡吏，左通公安，右通警察，前有香港老板，后有走私能将，里有男女佣人，外有干爹契婆，总之，当今世界上有什么他都有，没有什么他也有。唉，也好，也好，穷出骨的浮石村，出了个富豪，穷山沟的人丁旺了，香火盛了，没人敢小看了。我私下对你说一句……”

“好啦，阿叔，我得走了。我只是随便问问，没事的，我不找别人，只想到金矿走走，见识见识。”许艳娥不想再听这店主的长篇演讲了。她越听越糊涂，越觉得这山狗是个神秘人物，便越想去探个究竟。

她问：“阿叔，你是浮石村的吧，浮石村怎么走？”

“往前走，过了短石桥东拐百步，绕过松骨，才顺无名溪再往前数十步就见到蝙蝠小山。小山脚那条小村，就是浮石村了。浮石村后是浮石金山，到处是矿洞，你进村一问就会有人告诉你，山狗的老母亲住在哪间屋了。”店主果真健谈，说得唾沫四飞，眼睛不停地眨巴着，“不过，我私下对你说，他本和我的儿子温凸顶是好兄弟，眼下却成了仇人哪！不说这个，不说这个……”

许艳娥望着前面的山路，望着远处隐在轻云里的绵亘山脉，感到一阵凄楚和孤单。她埋怨自己发神经独自闯到这里来。到这里来干什么呢？捡金子吧？这里哪像出金钱的地方？这里的人哪里像富汉子？广州城人头涌涌，这里冷冷清清。她越想心越寒。六月的暑气逼人，她却在打寒颤。

前面山路茫茫，还去不去呢？她发动了摩托，心里想，既然来了就得去；既然是来看山狗的，就得没法见到他；既然能从山狗的手里得到这笔钱，就得相信人家有本事，有能耐。她是个敢往前闯的女孩子。既然能十几岁开首饰店，那就不是蠢姑娘。她理了理沾在汗水里的头发，把摩托车开得飞快。

照店主的指点，许艳娥果然到了蝙蝠小山。这山真像蝙蝠，两边延伸的山脊像羽翼，正中两个小洞像眼睛。她顺小路把摩托车推下去。

村子很小，在浮石山下。十来间旧茅房依旧偎缩在两山的脚下。村里一片死寂，猪、鸡、狗散布在水沟、粪池旁边，都懒洋洋地走着。松木枝堆放在小路两旁，散发着干燥的山草和松脂气味。正是午时，远处传来炮鸣，闷闷的像在很深远的地底传来。几个老人分别坐在自己的家门口，晒着苍白的太阳。或许这山沟沟，山高水气寒，虽是六月，但还有冷气吹来，老人借太阳光取暖，无可非议。

“阿婶。”许艳娥来到一老太婆身边问道，“我想找山狗的妈妈，你能告诉我吗？”

老人满脸皱纹，头发花白稀疏，梳理得很光滑，后脑上还扎个髻呢。她见来人是一位气色不凡的靓女，就故作冷静地问：“你是哪个村的？”